處實堂集

處實堂集卷之六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序

送陸祠部子傳起廢赴任分咏序

吳自季札以讓啓俗其後朱張顧陸翩翩以氣槩相先後迨宋范希文以下無慮數十輩乃目中所識見則內翰文公太宰朱公俱致位幾三十年以高介醇德爲鄉邦典刑此後則選部王公儀部陸公以次移病居閒德學相埒郡中後進生多砥節礪行履方累善以前有文朱今有王陸視之猶工師之有繩墨鼎鬲之有模範也嘉靖乙丑之歲

天子感管氏沽酒之喻大彰黜陟思延登老成以覲厥用而嘗軸大臣能仰承德意推轂所知復核諸憲司所貢薦而王陸二公皆復以郎署起家焉王以足疾辭不起陸於王第子也意亦不欲起即以意造請于王王曰君今臣供義之貞也召不俟駕禮之經也爽義睽禮何以處焉傳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非不欲效勤竭力而今病且老矣無能爲也子齒不逮吾而力踰之以遘斯運固宜努力遄往報

明天子以遂吾識豈果於顯庸有賴哉陸公惱然曰唯唯敬聞命矣兹行也當以禮樂佐

天子用能和于神人以承天休不啻如延陵聘魯而

觀風也則其所自表見又豈在張范諸賢下風哉濵行知友各誅爲詩章以游揚盛美乃以白下諸名勝分詠用昭江山生色之旨自少叅王公而下詩凡十四人圖皆錢山人叔寶成之帙成而文選王公題其端不佞欲爲諸君子先驅敬序諸首簡

川岳迎輝圖詠序

國朝以明經取士有科月之設凡三載南都十三省各郡所屬士子試而貢之宗伯曰鄉試鄉試又舉兩都十三省所貢之士彙而試之而登于天府曰會試冠是試者必得鴻生鉅儒而後足以服海內士子心歷考開科以來率多

知名之士而章公懋尤表表焉嘗詢諸耆舊知章固重道難進之士也蓋自官翰苑以至陟九列稍于義不合即移病歸居位無幾何而想望丰采者日汲汲由是其議論與其身俱重而足以匡輔大猷固知君子之自重非爲聲價謀爲行道計也彼講道河汾者豈不賢豪哉太平之策無因而至于前雖有誼主弗說之矣而矧彼叔世哉我少宰陸公挺生華亭發秀三泖弱冠下闈騁搜素文丁年顯門旁總六籍竟以春秋魁南畿多士入試禮闈即膺首選試卷一出天下景嚮釋褐持韓渥之風節入院多李絳之讜言時方有啓私門以植黨者有覬權藉勢乾没其間者公

自度不能與之俯仰慨然請南補居有頃引疾若惺茂[illegible]
之及我覺叔夜之不堪釣鮮植蔬述作互舉無意于用世
也其難進重道不與章公有符契哉久之 天子采執法
之言黜柄臣殛奸黨以昭法紀而朝野肅清烝庶歡洽既
而以儆勸故思得嚴毅方正之士爲貽燕計進股肱大臣
咨之僉曰公可 天子曰可乎一人亦夙聞知俾董成均
以觀厥成乃即拜爲南國子祭酒南國子公前所爲司業
者也六館之士聞公且來咸奮德業不踰年而彬彬成焉
天子知公之可以大厥受也於是乎有少宰之命命下三
月而 大行皇帝賓天 新天子即位大有側席之君推

轂之初豈復得爲難進哉而又際玆重光繼明之朝則夙昔之所以難進者正將以言論風采取重於時而補裨於治固非以采譽揚名也其所以握銓管而持文衡佐帝紘而恢聖緒者又當遠駕韋公之上則玆行也牙檣指而川輝朱輪飛而山潤理固然矣題之曰川岳迎輝豈以爲佞哉鳳翼鵬者須發白下濫厠都養荷公陶冶進之爲高第弟子今於此行不能不以狗馬之心爲燕雀之賀乃節舉長途之名勝與吾儕分題圖詠撥成一冊用爲榜人獻而稽首序其端云

送總憲王公擢陜西參岳序代

稽嘗披閱郡乘俯仰今昔蓋自漢置會稽郡以來稱賢守相者代不乏人矣至于妙歲剖符聲華籍甚者於昔得一人焉曰任君延歷任南土施澤最久者於今得一人焉曰邢公宥若我總憲王公蓋兼之矣公以陽曲貴胄弱冠即掇甲科一命而守裕州再命而佐大名三命而刺鳳翔四命而刺蘇循良之政愷悌之風清雅之操明敏之識播之謳謠協之上諭南北嚮合先後標異蓋超軼於任矣然歷官數載而甲子甫及半周則少年刺郡者一見於任再見於公也及保甲之令旣申河渠之利斯溥撫字之恩咸洽催科之政兼舉撫巡連章而推轂銓衡量能而委重於是

乎有兵寇之擢乃先聲既孚實德斯副屹保障於江壖宣
威震於海島揚波之警不開弄兵之虞厥息當宁念公之
賢勞於東南既久也於是乎有分陝之命夫邢以蘇守晉
參浙藩僅僅數月耳隨復巡撫南畿當時以爲難也公守
郡飭兵凡兩治吳歲歷再閏其政安惠深德漸風漬遠甚
邢矣茲雖有分陝之寄烏知數月間不奉敕巡撫而來如
邢也哉公之拜命既下戒行有期蘇民叢集于庭號泣而
訴欲爲臥轍攀留之舉某竊以斯言慰之矣獨自念夲教
於公也久佩恩於公也深身紹名賢坐與劇郡方幸矜式
之我臨儀刑之不遐也而公又以簡命西上則他日請廿

棠而懷德詠江漢而思功者紀之鄒乘當必以公掩任邢之美矣而極盛難繼之懼誠戚戚焉公將何以教之哉公之行凡公僚屬下逮黎庶罔不奔走歎吁如失所怙而其戀戀之私又有倍于常情者故敢陳悃以獻

送從兄瑞陽禮太和山序

上有懷奇抱瓌干謁弗售悽棲旅人旦暮行役非無勝槩大觀可以暢目紓情而牽於所遇適以增慨故有披山雲而興悼攀鳥道而歎息者及其得志宦遊旄旌擁前僕夫戒道驛卒馳而牽挽候吏趨而迎饋時則娛情於軒冕之榮奪志於王程之急其力雖足以遊而其勢不遑也元兄

夙負玄好慕遠遊弱冠登郡庠即以長厚篤學稱伏臘一編不出戶庭固不與事干謁而棲棲行役者比然戢藝再北又未嘗膺分符銜命之寄宜若得以肆其登高陟遐之興而乃以身隸學宮不得以數旬假窮千里外是雖無二者之羈而其不能自脫於樊籠則同也往年以內艱家居讀禮之暇展太史公書讀之至其歷龍門經衡石闕以知其文之大成者於山川之助為多乃憮然而歎曰人非鹿豕可無遠遊哉丈夫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有以也營葬既畢即戒行李具舟楫乘春漲長江之洪流瞻匡廬之巨峙經鸚鵡之洲登黃鶴之樓涉漢陽抵光化齋心致虔扙六

和之丹梯禮北極之玄宮而後返焉壯哉遊也其劉阮之天台雷平之地脈乎其志不役於窮與不移於達而飄飄然囂囂然居寰之中而遊方之外者乎鳳翼自髫歲即有茲遊回首巳二十年恍若夢境今於元兄之遊蓋羨之而未能從也故於其行既酌之以酒而復為是說以導之云

張廉憲滇遊稿序

夫温柔敦厚詩教也異哉天下之言詩也叫號以為風骨空虛以為標境詩道微矣張長公起家甲科試官花縣以循良之心肅精明之治考績舉最晉秩瑣闈抒論平允恕而不阿彈擊公清辨而不激秩滿擢叅浙藩則以仁撫民

以寬馭吏蘊電照于包荒存風裁于藏垢非所謂温柔敦厚其人哉及即拜廉訪隨牒滇池居無何而罹官謗乃從容以就道慨鷹鸇之不足知鴻鵠之為儀徘返經年得詩成帙弔古與仰止之感行役泯怨尤之累蓋無藉呼號為勁空虛為高而風骨標境可想也非所謂温柔敦厚其詩哉語云誦其詩知其人信哉言也公方以悍大不為時所知而其詩又若此則天下有以詩知公者乎吾又不敢必也然則同好何以欲付之梓人曰天下有不知公者不必望之知也天下有知公者不可令不知也公今鴛鴟夷之舫踪安石之屐志盤紀釣歌風咏月方且有全集行于世

故茲編也祗命之曰滇遊稿云廉憲許憲臣崑山人

贈通儒韓先生序

古今言醫者必斯于扁鵲淳于而其所受之也曰長桑君曰乘陽慶彼其人皆神靈孝聖負邁種越俗之資故太史公列傳不與日者龜筴相次謂不可以方技槩也奈何後世易視之凡子弟業佔俾不得籍名庠序則降而爲醫將使凡近之質察陰陽之石調剛柔之齊猶之俾聾瞶學視埴求其知一爲下工亦已難矣况望其中上工哉吾友韓先生舜祖魏公世業休伯弱冠與予同遊郡校以文雄弟子間名翁翁起方是時尊君用醫術稱吳中吳中無論貧

富家病輒迎尊君尊君席不暇煖不令先生習方書自佐也踰數年所尊君捐賓客先生居苫衣傷嘔血醫莫能療先生乃檢其尊君所遺方書叅已意自治治乃驗已而所交親以病乞治治亦時時驗由此醫名亦翕翕與其尊君名相埒無論擐所迎尊君家病輒爭迎先生先生或肯爲人治治輒驗予兄弟與先生交素驩每先生過予輒診予兄弟脈今年冬予病食不下中滿乞先生診先生謂予命門火衰不能生土爲予定方數劑愈居無何予季弟以浴被風病作頭岑岑身寒已熱不可見裝聚家自老母而下皆皇皇促駕先生先生診云精神不能止邪氣然邪所入

尚淺宜急汗爲調劑而飲之一飲頭岑岑少解再飲乃汗三飲而粥不出七日而間踰二十日而愈夫先生以明經家爲裴秀之兼通醫術固非若世之襲謬而強欲視垣見一方人者且又世其箕裘蓋自有長桑陽慶也而能神用機應隱闕明望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卽更非讀父書者宜予兄弟惟先生是賴異日先生取解釋褐爲國家稽民瘼調元氣其功驗又不可以一家一邑計將又令予兄弟之疲癃殘疾顚連而無告者亦惟先生是賴然則後之秉史筆者又豈敢以方伎槩先生哉且先生有子不顯於身將顯於子崔世明試有司連黜乃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

遂精岐黃之術而其子與之竟以科第貴爲宋名臣予於是旣爲先生祝而復以爲先生之子祝

文選纂註序

文選之選於梁昭明太子也低昂兩漢裁否三國進退六朝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集英略穢彙聚類分固談藝者之所必資也唐有李善註又有五臣註其間叅經側傳探賾索隱亦云博矣顧錯舉則紛遝而無倫雜述亦糾纏而鮮要或旁引効證或曲証添足或均簡而重出或比卷而三見詳稽古則有餘發明則不足宜眉山氏有俚儒荒陋之譏而令嗜者不終篇而倦生也予弱冠即知其然以困於

監車未遑訂定丁丑之役則擯於禮闈者四矣此而不止人壽幾何於是慕潘岳閑居奉母之樂修虞卿窮愁著書之業閉門却掃凝神纂輯語有背馳則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盩牾則擇其一而削其餘時或鼎新乎已意亦期不詭於聖經故每因一字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以達非若齊丘壞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解義於向秀也爾乃于曾之後先贈答之倒置五言古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爲二十皆當釐以定則不必例以闕疑又如篇下題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無褒貶之義殊乖協一之體故惟稱帝則不名餘則皆以名而字與爵里系焉

至如文選增定之以騷先賦以無續有雖不無所見特以非昭明本旨不敢雷彼易此裒爲十二卷勒成一家雖寒歷燠銷燭研露毋爲搔首不無苦心若述者之明則吾豈敢亦俾從事於選者易爲力云爾

馮咸甫詩草序

馮咸甫瓌才儁格弱冠蜚聲隨所閱歷播諸篇什彙成遊草數種而長卿廷韓二君子爲之序則既倍三都而兼士安矣而復問序於予予是以知咸之爲咸也以虛勝也夫桓公設庭燎以待天下士也士無至者而九九者見蓋士始皆自以爲賢莫桓公若故自九九見而天下之士接踵

於齊庭矣咸父之詩典而不沈逸而不浮而天復縱其往力第今爭横漢魏頡頏晉唐如反覆手又以二序爲之先驅則談藝者孰不辟易退舍是拒流辭壤其何山海之能成哉惟以予爲之九九而海内綴文之士且輻湊於咸甫其益固無方矣予固知咸之爲咸也以虚勝也雖然予於咸父猶有慨焉夫以咸甫之才豈不能扶搖直上而庚辰之役暫爾鎩羽天固少挫其鋒以成其虚也今將三年不鳴矣嗣此且高步天衢然青藜簪筆以從事於絲綸黼黻之業天下之士又將辟易退舍於咸甫丁斯期而不能求芻蕘采葑菲則亦非天之所以成咸甫之意此吾所以

爲咸甫懼也故必使九九者常見而後聲詩之進與勳業均無藝故曰以虛勝也若乃標英摘奇揄神闡毦曰其篇入其調其字得其骨則亦臨視咸甫乎故始終獨以咸虛之說復其問序之意

送傅令君入覲序 代

吾蘇爲東南一大都會列邑弁吳號稱繁劇治者多難之先是南齊有傅君劇者爲吳令發姦擿伏惠化如神其言曰爲政惟勤而淸淸則吏不能欺勤則事無不理愼斯術以令吳宜其可述而志也傅侯伯俊穎脫聊城經明家學弱冠蜚聲造之風釋褐濟諧崔之美所謂珪璋特達之器

倣儻瑰瑋之才者非乎比歲銓曹以吳之賦繁地衝敘才品選分侯是符侯下車閱牘中教布令巨纖畢舉出入以星則既可語勤矣而清白自將氷玉同潔衙齋惟琴書之娛公庭絕苞苴之路其清又可知也且清恐人知留犢減其聲價賢能容衆揚鱎借其容輝自矜令之無他則損祿以平庫吏之獄明鄰邑之不染則片言以折典守之奸經旬履畝而雞犬不驚一航具區而烟波入詠其長厚之風仁慈之德風雅之度樂易之懷又有加於清勤之外者稽古較今雖謂前無傳君亦可矣故上下咸宜而須聲載道遠邇歸美而薦章交入識者知侯且將擢最當遷而吳之

民則惟恐其不在吳也癸未之元旦適大朝會期侯以例當入覲先於壬午之冬戒裝將行而吳之民凡在編列無論老幼莫不牽蘇攀轅令侯不得發啀啀咨咨顛乎而言曰吾儕於侯之行方且懼寇恂之不借虞郭伋之爽期子諸大夫民之望也不爲民挽侯而顧欣然以酒肴餞有說乎子應之曰有說也子輩醉心覆露叶情清風雖一日矣寧不侯戀哉顧　聖天子方膺鼎曆以攬乾綱運帝樞以飭吏治虛臺省以儲循良擇清要以登強幹陟明之典舍侯誰先則侯之來否不可必而侯之大用於世者可必其來乎吳民之幸也其不來而延登華轂之下乎天下之幸

也來則慶桑梓之得君不來則慶朝廷之得臣吾何爲不欣然哉於是侯始得發而其等乃酌若京鮮爲侯祖道云

夢占類考序

夫爲夢之說者曰想曰因而已所謂想者以形神相接而言若渴之夢飲饑之夢食是也所謂因者以形神不相接而言若陰壯夢水陽壯夢火是也華胥之游可以觀想蝴蝶之變可以觀因然叔孫穆見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得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日則不可盡歸之想亦不可盡歸之因有想有因何想非因無因無想何因非想因與想相乘而鈞之爲心之動也故儒先以爲從心莫如夢

又以爲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豈惟學哉成敗利鈍皆有可以夢而卜者何也動乎四體善不善可先知矧心爲四體之君乎夢也者心之機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心發於機機徵於夢機有善惡夢分吉凶以機觸機言皆先覺是故夏殷作致夢商作觭夢周取咸陟而周禮大卜掌之汲冢之書其來遐矣而瑣語十一篇諸國之卜夢與焉漢藝文志七略首卜夢其說以衆占非一而夢爲大甚矣夫占之莫良於夢也迨至魏晉代有名家洎及宋元無復留意甚有狡儈於籍肆者托名於周公夫孔子之於周公嘗夢之矣公則未嘗有夢也矧有書乎而奚傳哉傳不於周禮

而別爲一書有是哉且夢有兆同而殊應者亦有兆殊而應同者乃刻舟而求雷煥之劍膠柱而鼓湘靈之瑟是讀周官於父書徵管輅於緒論立趙直於斷簡坐宋壽於殘編將以稽疑而疑益生將以辨惑而惑滋甚又安能因黃熊而復夏祀緣青蠅而籤昌邑哉不佞曩歲大病醫工歛手以發夢而愈乃惟先哲之秘術雖既莫傳而已驗之陳跡可以考見於是原始六經歷稽諸史參諸羣籍旁及稗家無論時之遠近人之華裔凡有徵於夢者罔不擇而採焉命之曰夢占類考比類而從各有條目則取法於劉向之洪範五行傳參紀錯糅適於事用則取法於王景之大

衍玄基差有稽實得虛之意不無援古證今之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哉衛玠有疾而無疾索紞無晝而有晝無俟求夢記於華陽而夢可卜也若乃夢凶而得吉夢吉而得凶則休咎無常敬肆不一亦存乎其人耳

爲諸大夫介周公瑕壽序

周公瑕先生壽躋七十上元其誕辰也其同會諸大夫以社誼共謀所以爲先生壽者問序於先生之友張生張生曰夫生人貲同良晤難遘會其可以已哉彼其竹林標勝蓮社羅英匪徒聚樂義斯亟焉乃會昌則七人聯席而二老蹣其蹤至道則九翁並駕而一緇厠其列洛陽之十三

人不爲多雖陽之五人不爲少均是致也然皆皤皤黃耇
功成投老優游棼徂徜徉解組賡詠爲歡杯酒相娛固宜
爾爾若諸大夫則皆妙歲駛歷丁年登庸或以引疴乞假
或以終養在告東山之展雖試而北闕之戀方殷烟霞之
尚雖高而風雲之會適逢其視唐宋諸君子蹟固不相若
也乃獨與言雅會且高先生之風迎而致之共爲山澤之
遊而仰之宰是盟焉夫先生之視諸大夫齒則長矣而藍
輿華軒固瞠乎其不相及也乃獨以其賢見推於諸大夫
而又不挾其賢而樂爲諸大夫所推其爲五人九人十三
人不必同而所以軒唐輊宋還其舊觀者殆有在矣且洛

陽者英方會於妙覺而宣徽王公以官守不得執卮酒書請寫名其間今邑侯傅公以將入覲先諸大夫爲詩登先生之堂其事可當宣徽而先生會必首諸大夫之席固有序齒不序官之風又鼎然大隱褒然淵匠亦非白學之比信斯會也雖謂駕唐宋而上之亦可矣故愚以先生之清癯肥素博雅修暢萬言則曼倩雖斂八斗則陳思讓才猶須揭日月鳴世建鼓而趨也固不待斯會而後重惟先生與斯會可以見先生之易知有親不爲矯矯獨行之士而先生之名益重以諸大夫之名在題屏竪隆口碑列宿因夜集生輝春風以翺登滿座固不待先生而後其會重而[illegible]

能邀致先生可以見諸大夫緇衣之好考槃之樂使劉毅無遊集之管戴洋無棄貧之歎而諸大夫之會爲益重矣先生之登期頤躋上壽張華燈奏羽衣歲以爲常者可必而諸大夫方且飛榮玉墀柴門生草欲如今日之相周旋者不可必則以斯會也當斯辰也其稱觴而致祝者豈容自後哉愚固踽踽人也宜不足以揄揚勝會而叨授簡者豈以樂羣之美出諸踽踽者之言尤可信耶諸大夫幸不以爲不然請書以爲先生壽

論

竊負而逃論

予嘗謂瞽叟殺人之問可謂善問若乃竊負而逃之對則一時應答之微權非千古之確論也夫舜為天子則瞽叟既已允若其不至於殺人可必也且以舜之大智必能思患預防不使至於有殺人之事可必也第令有之則持平如皐陶者必能以八議之例寬天子之父不必執以殺人者死之法亦可必也衛鞅霸季之佐耳於秦太子之犯法以為天子之子不可以加刑而刑其師傅夫天子之子且不可以加刑而況天子之父乎霸季之佐且能酌用法之重輕而況帝世之臣乎其不以殺人之罪直加之天子之父明甚也舜之處此亦必引咎自責貶懸減膳若遇天變

若臨大災而已何至竊負而逃哉且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皆王法之所制也河海之濵獨可逃於法之外乎使臯陶執之於未逃之先而縱之於已逃之後是三尺之法可撓也又何以爲臯陶哉石奢爲理遇父殺人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頸而死使可以逃而全父與法是舜與臯陶皆不奢若矣且或以亡命而遇赦或於亡命而就拜此固非漢法之善也豈有後世不善之法而先創見於唐虞者哉鯀之治水也以禹之智觀之非不知其績之難成也君命之而不疑父任之而不辭禹亦聽之而已及其敗乃績而殛羽山之戮禹則痛其父而不敢離其

君惟忠幹蠱以蓋前愆而已無所逃於舜之法也使舜可以竊瞽叟而逃禹獨不可以竊鯀而逃乎何至於鯀之殛也故曰一時應答之權非確論也

武未盡善論

識聖人之心而後可以論聖人之樂聖人之心有所不得以自遂則其播諸樂者於是乎有所未盡善者矣非樂有未盡善也聖人適遭其窮而心不得以自遂則其樂之由心生者皆以其不得自遂者發之而媿諸古風有不相及者矣聖人之心則固可以上下千古而符會契合者也知乎此而武王之樂可知也已武王之心豈不欲爲家有道

之長如唐虞之盛而使巳出則藩屏王室入則都俞帝庭與岳牧皐夔比肩哉不幸而商紂嗣位濁亂國紀荼痡生民天命去商人心歸周則不容拂天違人故身冒不韙之名起而伐之前途倒戈血流標杵武王之心方戚戚也當是之時豈以天下之富爲可利天子之貴可爲榮哉其心曰吾不能爲岳牧皐夔之爲臣又不能爲巢父許由之爲民則亦何樂乎成湯之爲君哉彼武王聖人也夷齊亦聖人也夷齊非之而不顧武王行之而無忌豈眞見有不合而叩馬之諫若以水投石而不相入哉武王固欲從夷齊之諫而不可得也武王之心則亦夷齊之心而已使得遂

武王之心則進爲一夔之任可以舞獸儀鳳退爲擊壤之歌康衢之謠可以忘世何至聞古風而興慨想韶舞而增戚也哉蓋武王之心卽堯舜之心而武王之時非唐虞之時武王從時而大違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而不安悵然而不怡者聲諸樂則其音聲屈伸節文升降皆若有不得遂焉者以視唐虞之樂固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是故唐虞之樂猶之春明景和萬物熙皥空無纖雲太陽在照而已武王之樂則猶之陰霾甫開狂飆乍息浮雲已去太虛如故而草木之震撼者猶未寧也然則樂之未盡善豈武王使之哉時使之而已使紂惡未稔而自滅武庚念亂以

圖存則翊伐之舉方爲翼戴之謀入而佐王也與正樂鞞禮武王固商之變而武固商之韶也觀其孟津再會而後舉鎬京受命於末年非其徵哉時不如其心而樂不逮乎古吾悲武王之數奇而論者曰武非聖人則吾不知矣

親仁論

王敬美作遠壬文燭照奸膽刃剸諛腑固保家之龜鑑裕後之藥石也第恐聞此者疑於人之皆壬動思遠之將有公叔絕交之疑孝標是非之辨其流至於離羣而索居獨學而無友故爲親仁論以佐之

蓋嘗讀易而有感於否泰之際矣大往小來則爲否小往

大來則爲泰夫小來則大不得不往大來則小亦不得不往其勢相爲低昂其機相爲進退者也孔明以親賢臣遠小人親小人遠賢臣爲先後漢之所由以汚隆焉有味乎其言矣故欲遠壬莫若親仁然所謂仁者非曰和光同塵與世無忤而爲衆舉之所歸者也亦非曰大言高論驚世駭俗而爲衆望之所屬者也亦不必其人皆聖賢而後爲仁也苟其人言皆可行行皆可稽不狥俗不矯俗可愛而不可狎可以爲素交而不可以爲利交或父事之或兄事之爲金爲蘭爲膠爲膝爲石交於傾蓋訂久要於班荊採屁深於杯酒之餘狀愛觀摩於懸河之緒論伊細斟其於

賓主之位儀刑立於獻酬之際仁義賴以組織道德藉以琢磨即有麴蘗之好乎則終日百拜之儀孰於躬而糟丘曽池之談無自而入之矣即有妖艷之好乎則内作色荒之箴習於閨而後庭前魚之倖無自而入之矣即有諂諛之好乎則正言讜論之益浹於心而交口撫掌之徒無自而入之矣即有游冶之好乎則流連荒亡之教惕於中而裘馬田獵之誘無自而入之矣即有博奕好弄之念乎則惜分陰賤玩物之論相朝夕焉而賭註畫彤之談無自而入之矣蓋入芝蘭之室者鼻觀常徹而包魚無所售其腥聆律呂之正者四聰恒具而鄭衛不能奸其聽未有薰猶

同器鳧鸞接翼犬來而小不往親賢而復不能遠小人者也以是禦外侮則自反常直而不報無道將有終其身不一挂於吏議者矧肯於同氣之中鬩墻而競錙銖哉要而言之欲保家者在遠壬欲遠壬者在親仁欲親仁者在擇交苟交不知擇則壬自以為仁而求售其人一售則反以仁為壬而顛倒是非莫有底極矣夫有仁人君子人疑其為小人而反肯俯而納交於人者也大抵欲求售則易交易交故雖欲遠之而其人恒親不肯俯則不易交不易交故雖欲親之而其人恒遠且樂其易交而畏不易交者又人之恒情也於此而反之亟持之力則仁可親仁可親則

王可遠故爲是說以佐遠王之論

伯夷論

客有疑于伯夷避紂之說而質諸張子曰有是哉君可避乎申生之待烹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彼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閒猶之父子也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東海之濱亦商土也而何擇而居焉始而避之竄竄然若將浼焉既而叩馬以諫戚戚焉惟恐其亡焉何始終自逆哉張子曰不然避之爲言也遠而去之也非叛之之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君子之道乎當紂之時爲之臣而親事之者且有佯狂而遠去者矣

剝其民也無官守之責也東海之濵避地也非無君也故不曰避商而曰避紂善言夷之心者也使紂或早死庚能圖存則商之野何不可耕而何擇于商山之微也故始而避之全身以免一時之害也繼而扣馬諫焉捐身以明萬古之經也故文王事商則就其養武王伐商則斥其非夷爲商民故始終爲商也何嫌乎避也客曰商之天下非征誅而得之者乎夷獨不追惟其所從來而何粟之食也張子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順之而已信如是則獨行之士而下聖之清者矣

趙盾論

或問春秋趙盾弑君之書竊有疑焉夫畜君者好君也盾强諫是好君者也以好君者而加以弑君之惡豈春秋之直筆哉豈曾魚豕亥之訛以穿爲盾乎杜氏以爲責備賢者豈有既謂之賢而又可謂之弑君乎彼商臣諸人何以直書而獨漏於穿哉子應之曰不然郭解之客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以爲甚於知何也謂其倚解之勢殺人且以解之故也靈公之時三家雖未移晉而當時以盾比夏日之日則其炎炎之勢足以無君而當時之在朝者亦知有趙氏而不知有晉矣桀紂天下之暴君也龍逢比干賢聖也然欲殺則殺欲剖則剖者何以君臣之分行之也使盾

無無君之勢則以靈公之拒諫足以戕盾何至自戕其埶哉夫以紂之虐尚有助爲虐者今無人之可使而至於使埶爲靈公之勢亦孤矣靈公之勢孤趙盾之勢熾也即使穿非趙族罪亦不得不歸之盾而況穿爲之哉盖不待公羊氏盾稱冤史答盾之語而經之書盾可無疑矣胡氏傳春秋曰操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其得誅意之法哉

豫讓論

或問豫讓何如人曰刺客之雄荆軻聶政之儔耳非真義士也夫論公義不論私恩論理之是非不論情之厚薄乃

謂義也方讓之事中行氏也而智伯伐之使其出奇破誅若毛遂之于平原君則中行當謝過不暇安得復衆人我不然則去之可也以讓之才安往而不得其君顧乃坐視其亡而復為智伯臣也若轉丸然可謂義乎哉曰百里奚不能救虞而入秦者非耶曰不然晉自亡虞奚自入秦非事讎也且智伯之伐中行氏也曲在智伯襄子之應智伯也直在襄子夫既曰智伯國士遇我而不可以諫乎與其死于既亡之後孰若諫于未亡之先哉臣節一也既失之於中行不能復得於智伯昧大義懷私恩而猶曰國士遇我則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夫君可以衆

人遇其臣而臣可以衆人報其君哉讓方自以已之所爲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夫有一心以懷衆人之報復有一心以懷國士之報非二心乎吳爲伍員報父兄之仇而員以死報吳可謂報稱矣而君子尤病之謂君親無讎也夫讎其父兄且不得讎而況衆人遇我而我得以衆人之乎人方以讓之死智伯爲忠吾獨以讓之事智伯爲慫事之而不知其亡曾輔果之不若矣又安望其能擇主如百里奚死諫若伍員哉雖然朝食恩於人夕而背焉紛紛多矣若豫讓者亦不易得也

孫權論

吾讀史至孫權稱尊號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而尊兄策爲長沙桓王不能不掩卷而歎曰甚矣夫權之負策而吳之所以不競有以也夫東吳之業孰創之策創之也始堅從朱儁討董卓欲匡扶漢室馳驅中原豈嘗有江東尺寸地哉自堅爲黃祖所害策始於流離遷徙中從袁術得堅部曲乞平定江東方從歷陽從阜陵渡江轉鬬據會稽屠東冶破嚴盜而丹陽豫章諸郡始爲所有且欲乘袁曹相角之隙襲許迎獻當是時策固可王可帝而乃以漢室故有所弗顧也使策不死而曹丕成篡漢中續統則豈肯晏然出其下哉其勢必至於稱帝稱帝而殞則子壯可以授

之子子幼可以授之弟三分有一之業惟其所挈而付之也不竟天年以付之權權盡其所經營而有之則策雖兄猶父也父王亦宜以王父帝亦宜以帝烏有親受其印綬之璽而身自稱帝乃忍王其兄而侯其孤哉無論往古即司馬氏父子兄弟猶孫氏父子兄弟也炎既遷魏鼎而追尊之典懿曰宣帝師曰景帝昭曰文帝至於廟號宣文稱祖景猶曰世宗未聞帝懿與昭而王師也况師纘懿已成之業策與堅將廢之勳又有不侔者哉夫身建大業則父不得以奪之於子如唐之太宗是也兄不得以奪之於弟如唐之玄宗是也權欲以弟而奪諸兄以守成而奪諸創

叢悖亦甚矣第今策創甚之際不以權付昭而以紹付權則策之骨肉未寒而權之殺紹而奪之可必矣且和與休權子也長沙琅琊皆以王兄弟之子猶子也紹獨以侯郎策爲常兄亦云儉矣而光策乎原權之微恐稱帝之號一加於策則國人之心將屬諸紹耳殆權未年登既不延和亦不終亮復見廢而霸奮誅夷天意殆報之矣何孫盛乃以曹隱宋宣爲戒而與之然則百世而下逍普獻再誤之奸德洪遂癡兒之泣皆是說啓之也悲夫

徐世勣論

夫觀人之報施可以知人觀天之報施可以知天徐世勣

之降唐也唐主愛之甚付之心膂錫之姓氏可謂國士之遇矣宜世勣何如報也迨其末年一逢武曌之惡移唐於周無異轉丸曾無王陵之誼又無平勃之功此其報唐宜爾耶吾有以觀其微矣初竇建德之獲其父也世勣既以父故而降夏矣既乃背夏而歸唐則其父困夏人几上肉耳建德獨義而全之是建德之有恩於世勣不特單雄信同事之好而已何雄信之誅也世勣乃救不果噉以臂肉非不厚也獨於建德之戮俘入市未聞有片言救之何反雄信之弗若哉夫人困出全吾父而我乃坐視其死所謂以德報德如是哉是其人忍人也不難於負夏又何難於

須唐故曰觀人之報施可以知人其逢武曌之惡將為巳之子孫計不暇為唐之子孫計也無何而敬業起兵九族殄滅是天意欲報世勣故假敬業以速其禍耳不然以敬業之義舉宜其克當天心矣而何至於滅族哉故曰觀天之報施可以知天

趙普論

論宋賢相者每以趙普為稱首余獨以為普宋室之罪人也烏得賢普之於太祖非特泛泛君臣之交而已其於治亂所係當死生以之不可以一身安危貳也方太后之欲傳位於光義非真有老成憂社稷之計不過婦人之識欲

其三子皆帝耳在太祖不可以不從在晉不可以不諫漢景之欲以位傳梁王而驩太后也竇嬰引卮酒進以父子相傳爲漢約兄弟之議非帝所得擅梁王遂不果傳而漢約定使晉當太后臨終之命太祖順令之時剴切陳光僚剌弑之慘起于壽夢之不早斷則太后雖病革亦必瞿然懼禍機之伏而不敢執傳弟之議即使以立長君爲社稷幸則孫負扆之儀可以復起亦足以朝羣辟而服海內何至於創業之始即亂垂統之法哉使太后老耄不能聽太祖從令不敢移亦當斷以大義諭以大孝言父子相傳千百萬世毋變以奉太后廟祀愈于從令之孝言二王之各有

封土足以傳千萬世不必以帝位而後尊而且安也不幸太后議未決而終亦當律以亂命早定德昭之位以杜奸邪之謀崇加二王之封以謝太后之靈則可以無燭影斧聲之疑光美德昭之死矣於斯不斷使光美德昭不堪太宗之薄已也邪臣從中煽之狼扈之患作而喋血之慘形則太祖之社稷將傾而太后之陵寢不安普從太祖定天下其慮事頗深豈不能念及此固頹然若無知者盟則從而盟之渝則從而渝之哉當時不過畏二王之在側恐言不見用貽二王之怨而致不測之禍耳爲社稷臣定社稷計變不測之禍而緘默不言卒至於逢君之惡而成之乃

曰太祖已誤夫知其誤而不言非忠也不言而從之盟則斯盟也蓋不待太宗之問而已渝諸心矣靈公之死趙穿弑之也君子曰盾弑之也光美德昭之死人曰太宗殺之也君子曰普殺之也普一不言使太后不能保其子孫太祖不能保其子弟太宗不能無愧于其母兄是普于太后太祖固不得爲忠而於太宗亦不得爲忠矣普也小人何足以知大義哉古人以爲刀筆吏不可爲公卿吾於普信之矣或者曰宋宣公之舍與夷而立穆公也卒致位於殤公而不廢先君之功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子其子饗之當時宋祖未始不以穆公望太宗而太宗亦能

以與夷視光美德昭是太宗之棄德不讓也於晉又奚咎
焉吾獨曰不然夷齊之立非也荀息死之盟固不可以貳
也太宗之傳子晉冥啓之是罪之魁也舍此不責而尤太
宗非春秋法也

辨

夫差報讎辨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爲常事
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復父
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法爲報書也不報則不書
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讎可謂遠

矣桓公復焉春秋大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盖永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及乎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誅乃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敝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

亡之時暫勝而終蹶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善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下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怨而遂亡之乃忍驕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員能報讎可知矣語云爲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哉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茲夫

荊軻辨

予嘗讀刺客傳至荊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

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亟策也夫秦王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刼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直宜以必刺爲計内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刼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乎不就也曰亦天而已矣予之所論者人謀也人謀之非盡得無遺憾乎

呂不韋辨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採奇貨于異人收重息于秦國

亦知矣哉予曰非知也不韋盖奸雄而賈於賈者也但天適欲滅秦而彼以心計得之耳盖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服辜而六國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不韋之巧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哉豈欲之于楚以斯術也而欲用以自慎則政之畏秦不韋之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則不韋之嗣亦滅孰與為陽翟大賈世其貲之為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滅秦滅六國六

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滅是天之降殃惡之與一于秦再于六國三於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張耳陳餘辨

張耳陳餘始相許以相爲死及王離之圍餘力不能救非負耳也耳望之深奪之驟實負餘矣然耳以王餘以亡何哉始餘不堪里吏之辱而耳躡之令受笞忍固弗若之矣卽鉅鹿之圍亦可徐而應之固未有五千人同死而無可徵者且赦亦不敢前矣以此論耳卽印綬何以解爲至非陘之戰空壁而逐人之軍其不能忍猶是矣欲不亡得乎

此圯下老人所以抑良也

漢文帝誅薄昭辨

漢文帝用黃老術治天下宜黙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議也意昭必强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横殆踞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憂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

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灌夫辨

灌夫雖善魏其然其爲魏其謀不若籍福深也方魏其以論傳位梁王忤太后賢聞天下即失勢名在也何待武安臨之而後爲名高夫乃邀致之復諂侵之何不憚煩也福之請田意在調和兩侯魏其固斯弗與後乃不有其家何有于田知時變者固如是乎夫之怒與福之請均爲忠魏其而慮深淺異也第令夫以福自濟豈不與魏其俱全哉

會試移期議

竊惟科場事宜當路講究至精悉矣至會試期尚似有未講者蓋 高皇定鼎金陵故會試會于金陵金陵當南北之中而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故定期二月取春之中也自 成祖都金臺則徙而北者又三千餘里矣地有三千里之殊而復仍舊期豈所以順天時審地利而察人情哉且會試春試也三月亦春也今能移之三月其利有五蓋試期在二月則士子登陸適與入覲相值車價馬值須吏騰貴遂使挾策者駢肩于私車觀光者隘面于策蹇貲

不充費多至稱貸方拜一命而責逋者至矣望其廉實難也若三月則期寬士子可以舟達即登陸車馬亦常價矣且一車一馬之往復既資覲吏復給試士價不加高而所入自倍是士費既省而民力亦舒此其利一也夫會試者會天下之士而試之也今雲貴士子雖蒙鄉薦必問科乃得入試以試期在二月耳夫士雖遠在萬里外孰無及時效用之心哉況舉于鄉不得即與計偕而必遲之三年非所以仰承側席之思而俯體轂質之願也苟移期一月則萬里畢集此其利二也時至三月衣裘漸減不肖消弊端少華而防閑者不肅而嚴此其利三也每年謄錄偶遇風

寒即苦呵凍秉燭夜書更有意外之虞三月則氣漸和而日漸長可無二患此其利四也每年運舟至夏入閘故下第士子不得相值今運期以避水發特移至春晉矣但下第諸舟必遇于閘河河窄而水急一退讓間動經數日少不遠避詐語萬端鬪遘暴横軀命頃刻夫今歲之所棄黜未必非來科之所登進也既摧如于天路而復戚若于迷津豈國家右文愛士之意哉今運期既移而上試期亦移而下則既保其無刺船之懼而復使之慰倚閭之情是雖不錄而恩均蒙之矣此其利五也倘以　祖宗成法未敢輕議則是盤庚不當遷殷周公不當營洛矣且先朝有以

甲申會試者年且可移而況月乎又有以四月廷試者廷試可移而況會試乎即洪武永樂間取士或不上百人今漸益至三四百人人可益而期獨不可移乎惟當路諸賢詳考成憲參以時宜俾率由之中寓變通之意誠淸世之盛舉也

對

靈均對

五月五日與客坐廣庭喜見新月乎戲云誰將五綵掛銀鉤遂令影入湘潭流客曰月影隨地在何謂湘潭乎復戲云將使魚龍驚伏無溷靈均爲也客曰事果有是乎哉乎

云何必然，原始者多好為牵合附會，乃有幽冥不根之説。以理揆之，殆無是事也。夫笛奏而龍角聽，簫鳴而鳳來儀，聲音之感且爾，而況忠信之感物乎？故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韓愈文作，鱷魚遠徙。未有忠如靈均，獨不足以感魚龍，而顧為所侵也。且以靈均之秉直介，輕死生，使為商之臣，可採薇于商山；為漢之使，可嚙雪于北海。又豈有既死之軀而復為人乞食者哉？予惡夫好為異說者之瀆神侮賢也，因筆之。

吹篪子衣冠對

吹篪子懷瑾握瑜，耻與時伍，將詭冠莊衣以自異卜宜於

君子曰異乎子之爲異也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特立獨行豈在衣冠閒哉彼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從其俗也冠義曰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未聞以異也折角之巾以林宗傳未聞林宗以巾高也懸鶉之衣以卜商紀未聞卜商以衣賢也犢鼻之褌以相如名未聞相如以褌著也斑衣以娛親非以標奇也褚衣以便春非以彰特也平上以僭詐非以表怪也惠文以糾慝非以樹威也葛巾以漉酒非以辨異也鶴氅以適躬非以炫觀也且服之不衷傳致戒焉是以雄雞假豚賢者無終紅紫褻服聖人所慎何尚鹿皮衹用貽譏謝蒔白綸徒足取誚鄭注鹿裘不

爲隱淪皆是物耳吾願子之冠爾冠衣爾衣亦足以自足矣不然人不我笑亦且我效舉流俗而冠爾冠衣爾衣爾又將焉異哉吹箎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鬪蟋蟀對

張子少慕劍術喜騎射尤好讀孫吳諸家書思得知我者俾爲封疆之臣當効禦侮之用執戟一經年踰強仕膂力已不逮乎曩時然壯心未已每聞秋風夜號如聽邊聲便欲起舞乃鬪蟋蟀角勝以自快誠不知爲有道者所笑也客曰子之慕乎是也其亦有取爾乎張子曰有取也夫量敵而進廟筭而勝司馬之法也始之較大小審此彼以之

易言左次傳云再接兵家之常也從之各少休而復進以之其勝者勝則吳漢之八克孔明之七擒也其敗者勝則孟明焚舟之略鄧禹澠池之奮也物有小而覩大事有微而鏡機斯之謂矣烏得無取爾乎客曰子殆欲之又從而爲之辭也冠裳貧賤區以別矣士類博徒分以辨矣子令皓首與垂髫襍進角巾與寬褐紛遝爭觀排門助叫驚座得無妨于禮乎乃勝負與形得失相較予奪由乎纖毫欣戚變于一瞬得無害於義乎張子笑曰事有越於禮義之大閑者亦多矣予無問乎齒決也彼尼父獵較同俗非汚野老寧滯乃進於道且童冠偕往舞雩之樂也少長咸集

山陰之賞也其何妨乎禮勝者取之無傷廉敗者與之無傷惠取舍之節聊假乎物予奪之機不由乎人賢於樗蒱之擲圍棋之賭遠矣又何害于義客曰信矣其若人言何張子曰子不聞老氏之訓哉知我者希則我貴吾快吾意吾貴我矣且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客唯唯而退

後蟋蟀對

作蟋蟀對後數年其徒復有扣門而請者曰秋期至矣先生得無從事于鬬乎予命童子謝絶之其徒退童子斂手而請曰先生之謝鬬徒也無乃既乎曩所對乎予曰然子未知天下之不可以有鬬也而矧一物乎哉夫鬬莫大於

涿鹿之戰莫快於牧野之捷然而骨以車載血令杵漂天下可有鬭乎哉若乃七雄星列三國鼎峙六朝疊伯五胡雲擾當其時咸舍耰鋤事戈戟去從容從擊刺睚仇而交劉不怨而相戮白首流離黃髮狼狽天下之死于鬭者十且六七今承平二百餘年來幸無所事鬭也而可於物乎語鬭哉鄭俠云臣好道不與人爲讎信斯言也心竊慕之夫身不欲與人爲讎而使物之無事而相讎且鬭可乎哉蟋蟀秋吟吾聆其音秋思以深蟋蟀在牀吾與徜徉秋聲以長蓋不必分人已較勝負而亦樂於蟋蟀者多矣童子不對視之則已頭觸屏而睡乎指而笑曰斯人也其悟夫

無闘也夫

擬疏

擬諫戎服郊天疏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戎之儀豈可互用況 陛下
當踐祚之初行郊社之禮所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在此
一舉誠宜稽先王之法服考 祖宗之定制問之禮官參
之輔弼服以袞旒乘以大輅儀與物將敬懿兼致庶幾天
子穆穆之義豈可安自菲薄單騎輕出冠弓被鎧下同闒
竪以之事上非所以明有敬也以之臨下非所以明有尊
也且不重不威孔訓惟嚴同于驂乘袞綵變色視候謹始

防微永終可不戒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恐初之克謹尚以不令終之而況初之不令何終之有易曰過涉滅頂凶夫一爲過再爲涉三則滅頂而凶矣惟　陛下達觀於天人之際研幾于初終之介深引咎以回天心踈刑餘以親朝士猶可謹始令終過不至涉不然至于滅頂之凶將有噬臍之悔臣無任隕越之至

奏記

奏記大宗伯陸師

恭惟　溫詔再頒安車既駕聘阿衡于莘野起太傅于東山固四海之至快萬方之大幸也第　主上在養正之日

宮闈有違尊之勢燮調之功實在今日光輔之烈翹望茲行髮翦六館莘莘遊一顧嘶恩有年懷德未報足已再刖髮有二毛鉛刀之割未試杞人之憂良深匪敢僭冒於贈言聊用陳衷於獻曝倘采對非于下體擇芻蕘於狂夫庶幾千慮或有一得謹條上六事如左

一曰時存從遊以陶聖德伏讀　皇祖大誥三篇首示君臣同遊之樂蓋不特守歲迎春標之歷代賞花釣魚著之宋季矣今　皇上雖膺上智之質尚在幼冲之年使聰明有時而間則痿薾因之而生苟徒恭龍顏於大朝之對接天語於進講之筵則堂陛既已森嚴禮制又有定限非所

以優而游之以日新令德常而習之以時敏聖功也誠宜於朝講之外申之以清遊之制或於便殿或於近苑或以退朝罷講之餘或以風和景明之日或浹旬而再舉或匝月而屢行使二三元老晉接頻仍兼之文學侍從之臣青瑣烏臺之選咸得乘燕閒而漸德性緣歡洽而進讜言則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矣且今日既習于交泰之樂他時可免於逸豫之憂此固所宜急議而請行者也

二曰調和宮府以亮天工武侯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是在調停之有道耳正緣閒勢在北司則北司得以制南

牙嘉靖間勢在南牙則南牙得以制北司所謂調停惟乙
爲所制而已蓋中官之中若左悺曹節魚朝恩者不少若
呂強鄭衆張承業者亦未必其盡無也親其賢者則足以
制其不賢者不但不爲所制而已楊公以張永除逆瑾用
是道也苟無委曲善處之術以成光明正大之功守趙良
之寒心執袁絲之變色而緊焉疏之遠之棄之絕之則偏
戾之性不堪憤激嫌隙一生譏搆交作中外牴牾疏戚殊
勢及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則不勝掣肘之虞而未免噬
臍之歎矣是可不爲之深念哉
三曰酌處宗藩以親邦國謹按　九廟之制親盡則遷聖

人非于　祖宗有所隆殺也勢不能不然也而亦情與理所宜然也使不能不降殺于　祖宗而欲周遍于　祖宗之子孫亦難矣當事者惕于變亂成法之條沮于離間親王之典遂使宗藩議宗藩而朝廷之上不敢議宗藩則便於朝廷而不便于宗藩者其誰言之哉今條例之刊行皆道傍之築室耳不思以　祖宗之田賦供　祖宗時之宗藩固知其餘裕也今任土作貢不加于前日而天潢繁衍百倍于疇時則以有限之賦供無窮之祿其不忍見者豈惟脫巾之戚蹙額之事而已哉其不敢言者豈止僇辱守令詐語藩臬而已哉自總計之辭有所宜降則唐人疏屬

降爵之意可尋也祿有所宜裁則宋人爵止其身之意可想也禁有所宜弛則國初祖免而下考試命官之令可據也所以變而通之損而更之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四曰愼選臺諫以通言路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蘇洵有言人臣能諫不能使君之聽其諫非眞能諫之臣於以見諫之不欲數也隆慶初年言路大開事無不可言言無不可入矣未幾而有石星之謫有詹仰庇之黜豈以先皇帝之仁明而有不納諫之時哉言輕而聽厭也故臺端貴折檻之風而亦不可無愼重委任之士以擇其可諫垣崇批鱗之氣而亦不可無老成持重之人以察其宜所以培

聽德之聰以待可聽之諫闢敢言之路以俟當言之時者信有在也不然方上之受之也不擇言而漫入及上之厭之也欲入言而不能然則言路之通塞果皆不言之罪耶抑皆多言之致耶

五曰遏絶横議以防奸蠹蓋處士横議亂之階也而况竊名處士者乎今立名非眞者多籍布素以爲遊揚之計而貪冒無籍者遂託聲勢以爲媒利之謀號曰山人而不知所隱者何山名爲講學而不知所學者何事或縱横于驛傳或往來于京都囑托一行則須聲載道請乞不遂則謗訕交騰日至之言能無市虎鑠金之口辦于　虺蛇其所以

致之者有自矣良由肉食者多爲名計而不爲實計故肉食者假爲人謀而適爲已謀也此而不有以遏絕之則悃愊者聲銷浮薄者譽延將是非日舛奸僞益滋可不懼哉六曰隨事節制以弭兵變夫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節制不立紀綱攸繫矣語云始于一線終于滔天今日軍衛之壞豈持一線哉愚恐下有滋蔓難圖之勢則上有不戢自焚之虞總一未必其儆百小懲未必其大戒凡可以爲潛消默奪之計者不可不隨事而爲之圖也今觀在操之兵多以請糧致變而糧稍不給則變從而生誠宜時其簡閱第其勇怯勇則全支以示賞怯則半支以示罰則能爲

變者不欲爲變欲爲變者不能爲變必不至于大都白晝哨徒操戈雁天憲而干法紀矣其在運之兵又倚軍儲之重而成横行之勢借盤剥之名而爲剽掠之計其勢遂至于賊殺天使則行旅之同途者可知也誠宜專責所在藩臬沿途密訪兼察私債過有暴横即時擒解漕院罪其首惡而其餘同舟之人籍名支會本府本衛請令來歲海運則嚴刑有懲乘危有懼或庶幾其少戢也不然則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在在有之將使禦寇而先以爲寇又烏用是兵爲哉

記

徐氏園亭圖記

此徐氏園亭圖也園在閶門外新橋之北橋去城二里而逵園去橋半里而近入門花屏透迤中圍小山山嶙峋多奇石雜樹松檜森森焉若真適麓而東東有小漁梁踰梁有小亭命之曰天香桂叢在焉望素而芬宛乎淮南招隱之境也亭前有小池池廣植蓮當朱而榮燁乎若耶采芳之區也池通大池大池之上有堂臨之堂居園之中央命之曰水木清華觴酌恒于斯矣堂西有小齋齋外有橋橋西復有齋齋後植蕉咸可憇焉談焉藏焉修焉委乎禪房之與也自橋北望重屋聳矗飛甍入池儼如倒景池即大池

折而北北南長可百步沿池而北歷臺至樓登斯樓也左城右山應接不暇而虎丘當北窗秀色可掬若登獻花巖顧瞻牛首山然俯而視之則平疇水村疏林遠浦風帆漁火荒原樵牧日夕異狀命之曰寰勝諒乎其勝也已地於園最後結亭於諸構亦最後樓之西有叢竹結茅亭其中故未及之主人子本乃好行其德者又敬愛客嘉隆間嘗與壽承休承孔加公瑕曾望諸名勝嬉遨其間至信宿忘返殆若不知園之非吾有者當時未有圖也已而錢山人叔寶爲之圖圖成而子本之伯子孝甫裴漬之屬予爲之記予惜夫風景具存而人物非昨遂不得與壽承孔加曾

望公詠其勝不能無山陽聞笛之感其又何以記斯頗矣甫翩翩能世其高雅實重違其意也遂僭書卷端且爲休承公瑕先驅云

集雅齋後記

孟嘗聞之詩矣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而長卿之賦上林也亦曰掩羣雅然則雅固尚其集哉沙君善卿之以集雅名齋而人亦以是各君其必有以當於斯者君弱冠即騰聲郡庠濟濟士咸樂與之遊焉講學課藝無間也則嘗於一國之雅羅而致之而爲我集矣進而遊辟雍則與蹁蹻負笈而環橋門者相朝夕焉詎不必走

燕趙齊魯之郊歷閩粵隴蜀之墟而天下之雅未始不集於我也迨歸而閉戶自精則彙縹緗叢鐵帙登之鄴侯之架時一考其行事想其言論風旨神交千載之上下而會於心焉甚集夫雅也益弘而雅之集於我也益約旨哉雅乎斯罔不集矣夫人身闤闠趨奇贏逞心計逐逐於什一者固不足以言雅即有析圭儋爵印纍纍綬若若者亦多望塵而趨谷且囁嚅於赫赫之府承風順旨於皇皇之堂亦不知有所謂雅也間乃穴居野處離羣而索居踽踽焉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如史氏所謂獨行者庶乎可以語雅士矣然亦難乎其語集也惟知雅之足尚而集之於鄉邦

集之於海内集之於千百萬世則可以以小雅之七十四人爲一人亦可以以大雅之三十一人爲一人以登之於淸廟明堂之上列之於軒懸陛戟之間則一人之身用而天下之雅萃偕於斯矣惜也老其身於佔俾不一試於崇雅之朝而卒使集雅之云托之空言悲夫予故善善卿而其季子發錫又予倩也善卿既去世二十年其季以彭徵君孔加所撰集雅記裝潢成卷復徵記於予予於是申發善卿所以名齋與自名之意記而曰後後彭記也